

04134



邵式平的故事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邵式平的故事

高景春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南昌

邵式平的故事

高景春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 55 千

1983 年 2 月第 1 版 198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35,000

统一书号: 10110·259 定价: 0.34 元



邵式平

(1900年—1965年)

AC106/10

编 者 的 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欣欣向荣。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正在茁壮成长。

少年儿童，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力军。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这套丛书，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这套丛书，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目 录

“跪在人家面前，总比人家矮！”	(1)
“这仇，一定要报！”	(6)
志同道合	(9)
穷人的秀才	(16)
洪都学潮	(22)
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29)
染坊工人	(37)
教训县官	(40)
特派员赔情	(44)
大闹龙虎山	(49)
“邵阎王”	(56)
“埋枪散伙就是逃跑！”	(61)
金鸡山战斗	(67)
瓦解敌军	(72)
风雪劲松	(78)
难忘的会见	(86)
告别闽赣苏区	(93)
后 记	(99)

“跪在人家面前，总比人家矮！”

祖国江南，风景如画。号称江西“五水”之一的信江，从怀玉山脉滚滚流出，如同巨龙，跨过山川，穿过平原，在流经弋阳地段后，取东西走向，蜿蜒曲折。古人形容道：“溪成弋字水横斜”，弋阳县因此得名。

邵式平就出生在信江北岸弋阳县的一个村庄——邵家坂。

邵家坂是一个有山有川，风景秀丽的山村。村前是稻浪千重的大田坂；村后有一大片郁郁葱葱的“风水林”；村上有一口清澈如镜的水塘，既可养鱼，又可放莲；村庄的左边和右边，有东山西山环抱。

邵家坂全村人都姓邵，然而穷多富少，天差地别。田地、山林、水溪，大都落在几家财主手中。他们是邵家坂的统治者，村上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得听他们的。谁不听，谁就要倒霉。

邵式平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和村里的几个孩子一道，在西山脚下的小溪里戏水、捉鱼。邵式平捉到了一条斤把重的鱼。正当孩子们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听见

岸上有人恶狠狠地唤着邵式平的乳名：“三仔，把鱼给我送上来！”

孩子们见是本村的邵财主来了，能跑的都吓得上岸跑了，跑不了的就蹲在水中不作声。

“跑什么，不要怕！又不是他家养的鱼。”邵式平挺着小胸脯站在水里，给伙伴们鼓气。

“谁说不是我家的鱼？”邵财主听了式平的话，把手朝村里一指，眼睛瞪得铜铃般大，“这水是流到我家塘里的，这鱼嘛——当然也就是我的了！”

“小河通大江，大江通大海，那么，大江大海里的鱼也都是你家的罗！”

式平这么一反问，弄得邵财主答不出话，立即恼羞成怒地说：“少罗嗦！快把鱼给我送上来。”

邵式平紧闭双唇，一声不响，狠狠瞪了财主一眼，不慌不忙地弯下腰，把鱼放入水中。鱼儿得水，尾巴一摇，得意地游走了。财主一见，小胡子气得翘上天，咬着牙骂：“好，好！你三仔，有种，……”

“你能把我怎么样？怕你？”邵式平说完，把汗褂一甩，搭在肩上，挺着小胸脯扬长而去。

邵式平一进家门，只见爹伏在破桌子上，低着头，一只大手不住地搔着那头乱发；妈妈坐在门口竹凳上，叹着气，一脸的愁苦。他立即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可又不敢问。

式平的父亲邵妙奎兄弟四人，家里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他从小就给财主做长工，一年累到头，还不得温饱。因为家贫，讨不到老婆，直到三十多岁才招了个童养媳。邵式平的母亲姓王，是个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农家女儿。她勤劳、善良、能干，但软弱、寡言。她一共生下十六胎，式平排行居三，所以叫“三仔”。由于家境贫寒，加上疾病折磨，几个弟妹先后夭折了。

“三仔，你一天天长大了，再别去惹是生非啦！”母亲低声呼唤他。看到母亲哀怨的目光，式平料到是为了下午发生的事。他本想把事情的原委告诉父母，以期得到谅解，却被母亲堵住了：

“别说了，那老东西来过了，把你爹骂了一顿。”

邵式平立时性起，象头发怒的牛犊，跳起来就向外跑：“我找他说理去！”

“回来！”一向忍气吞声的父亲突然迸发出沉雷似的吼声，叫住了邵式平。

仇恨和屈辱立时涌上邵式平幼小的心灵，他眼圈红了，缓步走到父亲跟前说：“爹！对这种人，不能怕；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跪在人家面前，总比人家矮！”

“你还小，不懂！人家有钱有势，有学问，你有什么办法？”父亲带着哭音叹了口气，摇摇头。屋里的空气显得异常沉闷。半晌，父亲咬咬牙，吐出一句话：

“我同你几个叔伯商量过，再苦再穷，也要供你念几年书！”

邵妙奎几兄弟都觉得邵式平聪明、好学，胆大、心细，是个好苗子。就在九岁那年，邵式平被送进了一所私塾去读书。

一个初夏的早晨，邵式平的侄儿邵大广跟着村里一群孩子上山砍柴去了。正当大家砍得起劲的时候，突然，邵财主的两个儿子跑到山上来，说邵大广砍了他家的树。邵大广正要同他讲理，两个地主崽子不容分说，一齐动手，左右开弓，把大广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回到家里一头栽到床上起不来了。邵式平的母亲看到孙子被打成这副样子，心疼得泣不成声；邵式平兄弟几个也一时没了主意，急得捶胸顿足。式平紧锁双眉，牙齿咬得咯咯响，拳头握得象小榔头。他猛地一捋袖子，站了起来，朝大哥嚷道：

“大哥，走，找他们算帐去！”说着，摸起身后的扁担就向外走。

“等等！”哥哥拦住了式平，“把你二哥也叫来，我们都去。”

兄弟几个满腔怒火冲进财主家，抓住两个作恶的家伙就是一顿臭揍。富人有钱，穷人有力。财主家里的几个恶棍哪里是式平兄弟的对手！邵式平飞起一脚，把财主家摆满酒菜的吃饭桌踢了个四脚朝天。这时，围在门

口看热闹的穷乡亲越来越多，虽没有一个挺身相助的，却也没有一个去劝说，他们眼里流露出钦佩的目光，心里都暗自称赞：“打得好！打得好！”

邵财主哪里肯善罢甘休！第二天，他跑到县衙门诬告邵式平的大哥是强盗，抢了他家的东西，打了他家的人。他一手交状子，一手送贿银，买通县官，把邵式平的大哥抓到县里坐了一年牢。

就在这年五月，式平的父亲由于长年劳累，加上日夜惦念坐牢的儿子，心情郁闷，含恨离开了人世。

入殓那天，悲痛欲绝的母亲把式平唤到面前，攀着他的肩头说：“三仔，你的命苦呀！书读不起了，还是早点学种田吧……”话没说完，早已泣不成声了。

这年，式平才只有十二岁。

“这仇，一定要报！”

邵式平在家干了六年农活，到十八岁那年，他生活中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年，在财主们的煽动和操纵下，邵家坂与刘家村因争水发生械斗，近百人手持木棍、梭镖、柴刀等武器，打成一团，血流遍地，伤亡惨重。邵式平的叔叔和哥哥都被迫参加了。

事情发生后，县衙门派人来查问，要“捉拿祸首”。按理说，罪过应归咎于邵财主，然而他用金钱买通了衙门，将罪名硬加在邵式平一家头上。天大的冤枉呀！凶神恶煞般的衙役抓走了邵式平的哥哥和叔叔，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苦苦哀求邵财主帮助营救。黑了心的财主把脸一沉，小胡子一翘，阴阳怪气地说：“哼！你家不是有个硬汉子吗，找我有有什么用！”

邵妈妈立刻听出了话中之音，意识到老东西还没有忘记几年前儿子捉鱼和孙子砍柴打架的事，借这个机会报复了。阶级的仇恨使她坚强起来，她咬住牙，忍住泪，狠狠地瞪了财主一眼说：“我算认识了你！”说完

扭头就走了。

不久，她把家里仅有的粮食和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加上亲友的帮助，又借了一笔钱，好歹把式平的哥哥从监狱里保救出来。可是，二叔邵妙干却因为没钱保救，被押解到南昌，受尽折磨，最后惨死在监狱里。

善良的母亲从此挑起了一家十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她终日咬唇不语，从早忙到晚，挣扎着干一个女人力不胜任的劳动。每天，她拾完全村的狗屎天还不亮，为全家补、洗衣服直到鸡叫头遍。忧愁、劳苦使她脸上蒙上了一层憔悴的灰色。

“三仔，往后的日子……就看你们了……”一天，母亲拉着邵式平的手，用衣襟抹抹眼泪，说出心里话。

“妈，不要怕，天底下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如今，世道是黑的，财主的心也是黑的，用眼泪去哀求是没有用的！”邵式平说到这里，转过身来望望哥哥和嫂嫂，乌亮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他握紧拳头，猛地砸在桌上，“冤有头，债有主，这仇，一定要报！”

本族的贫苦农民对邵式平这一家的遭遇深表同情，他们议论纷纷：

“唉！官府里没有替穷人说话的人，‘官司’打到哪里也得输呀！”

“祸是财主闯的，倒霉的却是穷人，这世道，到哪里说理去呀！”

“穷人没有学问，有理也说不过他们那张刁嘴！”

说来说去，结论是：穷人处处受欺压，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读书人。凭着这种天真的想法，邵式平的叔叔、哥哥和本族的贫苦农民决定凑钱送一个能为穷人说话的后生到城里去上“洋学堂”。大家一致认为邵式平聪明、胆大、会讲话，又读了几年私塾，决定让他去再读几年书，并限他三年毕业，不得留级。

就这样，一九一八年秋天，邵式平肩负着贫苦农民们的重托，怀着探索知识与追求光明的强烈愿望，进入了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校。

志 同 道 合

弋阳高小的校址坐落在弋阳县城东门外，前有信江，后有葛河。校园里绿树成荫，花卉满园，还有弯曲的长廊连接着几座亭台楼阁。站在望江楼上，俯视全城，只见脚下信江滚滚，远处圭峰葱郁。这里原是历代文人讲经论道的“叠山书院”，民国以后，才改为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校。

邵式平读书非常用功，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外专心阅读。晚上同学们都睡了，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经常在熄灯后点起一盏小油灯，躲到床底下去看书，常常读到深更半夜。每逢遇到佳作警句，他总是爱圈圈点点，皱眉批，写心得，记日记。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邵式平独自坐在校园的一块石头上，聚精会神地看书。突然一个人从背后蒙住他的眼睛。

“谁？”

“猜猜。”

“方大哥！”

来人这才撒开手，关切地说：“读书是要刻苦，但也得注意身体——赔本的生意做不得呀。”

“方大哥，你不知道，我只念了两年私塾，基础差，底子薄，不遑劲跟不上呀！再说，我家和邵财主家有仇，为了报仇，我才来读书的……”接着，他把自己全家的遭遇和邵财主如何欺压穷人的情景一五一十地讲给方志敏听。

方志敏听完邵式平的诉说，心平气和地开导他说：

“邵家坂的财主心是黑的，我们漆工镇的财主心也是黑的。我看呀，天下的狼都吃人，狗都吃屎！”

邵式平听了这话，想起屈死的叔叔、受尽狱中折磨的哥哥、苦苦挣扎了一生，最后含恨而死的爹，胸中万丈怒火升腾起来，愤愤地说：“依我看，大大小小的衙门都和财主勾结，都欺压穷人，一切罪恶渊源就在衙门上。因此，所有的衙门都要推翻！”

“你说得有道理。但我认为，还要有一个专为穷苦百姓办事的政府。”方志敏说。

“那当然好喽！”邵式平脑袋顿时开了窍，兴奋得使劲点头。

由于邵式平学习刻苦，成绩出众，不到一年时间便连跳几级，和当时在校读书的方志敏同了班。方志敏在同学中更为持重、多谋、健谈，有长者之风，式平很敬佩他。两人志同道合，朝夕不离，亲如兄弟。

在弋阳高小，方志敏和邵式平两人不但成绩出众，名列前茅，而且思想进步，乐于助人。那些出身贫苦而又憎恨黑暗社会，追求真理，渴望光明的同学都愿接近他俩。为了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方志敏发起成立了“弋阳九区青年社”。入社的同学经常利用课余聚会，研究新学，探索真理，谈天论地，抨击时政。

有一个时期，同学们传说学校里闹鬼，太阳落山后，大家就吓得不敢出来了。有鬼论和无鬼论两种观点在学校里争论得很激烈。

这学校的后边有一块公用坟地，原是清朝官府衙门杀人的刑场。那里乱坟累累，荆棘丛生，朽烂的棺木暴露在地面，残肢断骨遍地可见。夜晚，葬地象死一般的寂静，磷火荧荧，偶尔，传出几声难以名状的怪叫。

一个信鬼神的同学说：“你们说没有鬼，那怪声不是鬼叫是什么？”

“你见过鬼没有？”邵式平反问。

“没有。鬼不会让凡人看见。”

“哈哈！”方志敏嘲讽地笑了，“这就怪了，凡人看不见鬼，那你怎么知道有鬼呢？”

“你不信有鬼，晚上敢到后山坟地去吗？”

式平拍着胸脯，理直气壮地说：“有什么不敢！人死如灯熄，哪有什么鬼呀怪的！”

这天，方志敏、邵式平和弋阳九区青年社的同学商